

了，我们是在主动清除邪恶救度世人，一切都在大法弟子的掌控之下，怎么能任由邪恶逞凶呢？

有一个同修说看了苏家屯集中营报导，想到6000多同修的遭遇，他的心尖疼，我也感到窒息得透不过气来，真羡慕海外大法弟子能自由的去中使领馆前绝食抗议。可是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肩负救度众生的重任，师尊在看着我们，等待我们的好消息。我们还是要冷静的、平稳的做好，我们也有能力做的更好，特别是协调人一定要考虑到参与同修的安全。希望沈阳的同修也不要再有压力，不要“猛”着去做，这是全世界大法弟子共同的责任。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从身边、从当地做起，学好法、发好正念、修好自己，围绕苏家屯集中营的兽行，踏踏实实向民众讲清中共的邪恶、残忍和兽性，营救同修，同时使更多的世人摆脱共产邪灵而得救。

关于营救同修方面，大家在法理上的交流很多了，今天只是将自己在人表面上的一些经验写出来。我们经历了几次整体配合营救同修，单纯说事情结果，也都可以，有的同修很快营救回家了，有的同修环境变得宽松了，主要是过程中都是我们在主动做，没有邪恶逞凶的余地，都没有什么损失；如果从修炼的角度讲，只要大法弟子正念去做，无论做到什么程度，都能起到震慑邪恶、清除邪恶、归正周围环境的作用，都起正面因素作用，都起到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该起的作用。邪恶总是越清除越少，被关押同修的正念就越来越强，邪恶也就关押不住同修了，所以不必在意事情结果，无求而自得。。

以上只是其中一种方式或方法，仅供同修参考。许多同修可能有更有办法，根据自己和当地的具体情况做。当然大法弟子的正念都在法中来，但人的表面也是我们应该做好而忽略的一个原因。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特刊

2006年
3月30日

“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象、用慈悲去洪法与救渡世人” 《理性》
“全面讲清真象，正念清除邪恶，救度众生，坚定的维护法” 《大法坚不可摧》
明慧周刊面向广大同修，欢迎提供建议或反馈！

聚焦苏家屯集中营暴行

时事述评	1
苏家屯罪恶——魔鬼中共的最好写照	1
大痛无声 拷问良知	4
举证责任和媒体信誉	5
弟子切磋	6
天目曾看到的“苏家屯”	6
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	7
也谈如何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	9
说说坚定和破除旧势力安排	11
就部份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	12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14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悟到的一点理	17
找失踪同修过程中揭露中共苏家屯暴行	18

时事述评

苏家屯罪恶——魔鬼中共的最好写照

文 / 欧阳非

人们用“惊天内幕”来形容摘取活体器官并焚尸的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既是“惊天”，必然出乎意料，难以置信。

当年美军走进纳粹集中营时，看到成堆的尸体，吓得目瞪口呆，看到了都不敢相信。但是，如果人们能了解到纳粹是如何煽动对犹太人的仇

恨，如何让人们觉得犹太人的生命毫不值钱，如何从野蛮驱赶到随意射杀，那么，对于集中营中的暴行就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了。

同样，也许苏家屯活体器官摘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阴谋，但是，却是在当权者歇斯底里发泄私愤和参与者们被驱使的发狂的一个可怕但很“自然”的结果。

第一，集中营的出现为大屠杀提供了条件

因为大量抓捕法轮功学员，劳教所和监狱人满为患，中共甚至提前释放其他犯人来腾出地方。很多法轮功学员拒绝中共的洗脑转化，坚持真善忍信仰。许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时警察没有正当手续，相当多的学员是在住所之外被抓，家属根本就不知道人被关在哪里，就象“失踪”了一样。从2001年开始，中共着手筹建要长期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设施，号称关到死为止。如同纳粹杀害犹太人，集中关押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为“苏家屯集中营”所发生的屠杀创造了最基本的条件。

第二，法轮功学员在劳教所的遭遇如同死刑犯

法轮功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的头号敌人，原妄想“三个月铲除法轮功”，但低估了信仰的力量。江氏集团气急败坏，步步升级，直到勒令监狱、劳教所“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第三，中共本来就有一套从劳教所、监狱到医院的器官交易体系

实际上，从70年代器官移植开始，在大陆就形成了医院与所在地公安机关进行器官交易的一套程序。中国政府在去年也公开承认过中国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以来，数十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教所遭受残酷迫害。在死亡案例中，曝光出来的就有多例器官“失踪”。狱医也提醒毒打法轮功学员的打手们“不要打腰部，腰子有用。”

这种器官摘取只是过去一套程序的延续，不过是从死刑犯扩大到了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劳教所的警察和医院合作，倒腾器官移植，大家都有大油水可捞。

第四，毫无法律和道义底线的制约

作为中共的头号敌人，中共要求对法轮功学员不讲任何法律。所以，对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人来说，没有了任何法律上的障碍。其次，中共几年铺天盖地的诽谤宣传，除了编造栽赃一大堆的“杀人、自杀、发疯”之类的谎言，罗干等人还特别制造了天安门“自焚”伪案，把人们对法轮功的仇恨推向了最高潮。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成杀人犯、神经病和走火入魔，让参与迫害的“医生们”没有了从活体摘取器官的道德上的障碍。

法轮功学员的生命被认为不值钱，可以随意处置。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分水岭。犹太人的厄运就是从被丑化到“生命不值钱”开始的。

第五，巨大的器官市场需求

中国有一个潜在且庞大的器官移植市场。光是尿毒症病人中国目前约有150万。如果以发达国家肾移植的比例测算，中国肾移植的需求每年为5万例。还有很多外国患者，趋之若鹜，到中国求医，中国已成为“全球器官移植中心”。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1993年至2005年，中国共实施了59540例肾移

2、帮助家属写“情况反映”

以家属的口气写，从失踪同修为什么修炼谈起，历数几年来的不公正遭遇，最后是非常担心被摘取器官灭口，所以紧急寻找，请各相关部门受理等等。语气要诚恳，具体事实要真实，不要讲高了，使家属能接受，政府部门的人也无从挑剔。可以按照当地号码簿邮寄“情况反映”，第一次一定要多寄一些，使真相一下子就传开，信封由家属写，同修帮助寄信，不让邪恶钻空子为掩盖真相抓人等。同时可以给街坊邻居、单位同事等送一份，请每个认识失踪同修的人都有一份，帮忙寻找。

3、帮助家属写“上访信”和“起诉状”

如果失踪的同修是被“逼”走后才下落不明的，还可以写“上访信”，起诉犯罪警察；如果报案没人受理或没有答复，还可以起诉责任部门不作为。逐级申诉，一直可以告到北京高级法院乃至联合国相关组织。

但注意“上访信”和“起诉状”会触动一些犯罪警察的神经，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表面上严谨。如果家属害怕，或者面对压力可能说出帮忙的同修，同修可以采取匿名的方式帮助整理材料，只要家属看了认可就可以了，一方面可以打消家属的顾虑心，另一方面也消除帮忙同修的安全隐患。这种信更要一次性多寄，范围尽量大，信封仍由家属写好，同修帮助寄信，使得犯罪当事人没线索、也没必要再抓人掩盖了。

当然主要还是参与的同修学好法、正念强，大家多交流、配合好，重视发正念铲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表面邪恶也就不会猖狂了，家属也就不怕了。总之，家属的目的地是寻找亲人下落，我们的基点是在此过程中，揭出更多的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如果我们能做到位，营救同修的效果是自然达到的。

4、陪同家属去投诉

如果家属正念很强，同修可以家属亲戚的身份，陪同家属公开到相关部门投诉、报警，当面反映问题讲真相，更有针对性，效果更好，注意去之前一定通知一些同修帮助发正念，最好三个人结伴前往，一人持续发正念，两人说明情况讲真相。

5、在明慧网发表

在各种投诉材料寄出几天之后，就可以从新整理，加上评论，再加上相关部门和人员的地址电话在明慧上发表，请海内外大法弟子共同参与了。这时邪恶就没办法再查谁上的网了，也没有嚣张气焰了。

6、一步把真相资料做开

整个过程中，要通知当地同修每天固定时间发正念时带上营救同修的内容。家属方面后续还可以换一个角度再写信，明慧可以发表当地内容小册子，利用当地失踪的大法弟子的事实印证苏家屯集中营黑幕，系统的揭露中共邪党的本性，呼吁那些被恶党欺骗的民众尽快三退。这样就把寻找同修当切入点，从各个层面稳稳的、扎扎实实的将真相做开了。

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应该理智、智慧、清醒的做好三件事，表现在人的层面上也应该是这样的，怎么能老让邪恶钻空子呢。我们的同修——沈阳的高蓉蓉、保定的刘季芝都历经苦难重复被迫害，这些血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了。经历了近7年的风风雨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成熟

类谢罪的一点天良，它已经是地地道道的地狱的鬼了。

3月18日晚6时发正念，我感到身体在进入一个筒状的布满利刃的自动运转的机制中，当我的身体向上提升，这个机制妄图把我的肉体分割，当时我立即想到我是大法弟子，师父给我们下的机制是元婴也要，本体也要，决不会让我们抛弃肉体，那么这一定是旧势力在宇宙中留下的机制无疑，因为过去的修道人是不带本体的。

悟到这一点，我立即在正念中加进一念：解体旧势力的最后机制，彻底否定它对大法弟子的安排，请师父加持。在强大的正念作用下，这个机制十分不情愿的慢慢的解体了，然后我冲出了这个世界的壳，进入了一个十分广阔美妙的空间。

但在近几天的发正念中，发现这一机制并没有消失。因此我悟到，旧势力给我们每一个修炼人安排了同样的机制，如果我们不能以强大的正念将它解体，那就会走进旧势力安排的路，一旦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不仅给伟大慈悲的师父正法增加了难度，也必然给我们的修炼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旧势力为了阻止我们修大法，在最后关头用这种机制考验我们，这种所谓的考验师父不承认，我们更要坚决的否定它。我们一定要清醒的认识，这场迫害决不止是人对人的迫害，中共恶党如果没有旧势力的支撑，它根本就没有能力迫害我们。因此，我们决不能给旧势力留下一丝把柄，从而加重对我们的迫害。旧势力被我们彻底清除了，中共恶党也就不存在了。

希望同修们及时向周围人揭露邪恶、讲清真相，并发正念铲除邪恶，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彻底解体旧势力给苏家屯集中营的同修安排的最后机制，帮助同修正念闯出魔窟。

个人所悟，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找失踪同修过程中揭露中共苏家屯暴行

苏家屯集中营的兽行在掩盖，大陆大法弟子除了发正念，还能够做什么。针对这个问题大家都在思考，根据以往营救同修的经验，提出一些建议供参考。

配合揭露苏家屯集中营内幕，大陆大法弟子可以从寻找当地失踪同修做起，踏踏实实的向当地民众讲清中共的邪恶本性，促使更多的世人清醒，尽快三退。整个过程体现大法弟子形成一个整体，首先要协调好，象海外同修一样，当成一个证实法的项目去做。在这个项目进行的过程中修好自己、做好三件事。具体做法我们有过一些经验，写出来给同修提供一点思路。

1、向家属讲清真相、劝三退

可以在人的层面上告诉家属，现在中共当局危机四伏，上访的人太多，必须把事情“闹大”，才有人过问。一定不能讲高了，要循序渐进，让家属感受到我们的善良、诚恳和智慧，得到家属的认同和信任，使家属越来越清楚真相，帮助我们传九评、促三退。

植、6125例肝移植和248例心脏移植，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仅去年一年的肝移植手术就达到2700多例，肾移植手术近6000例；加之骨髓移植、角膜移植以及其他脏器的移植手术，全年的器官移植手术已近万例。

第六，强大的金钱利益诱惑

在国内三甲医院的评定中，有一定数量的器官移植手术成为考核指标之一。所以，器官移植目前在中国若“百舸争流”——可以施行肾移植的医院达到368家，其中200多家可以进行肝移植。有些设施简陋、只能进行一些基本医疗救治的乡卫生院也跻身其中。数量上远远超过医学技术最发达的美国。

更重要的是，器官移植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中国国际器官移植网络服务中心（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er）在其网站上提供有价目表：

肾移植\$62,000 美元

肝移植 \$98,000~130,000 美元

肺移植 \$150,000~170,000 美元

心脏移植 \$130,000~160,000 美元

角膜移植 \$30,000 美元

很多非本行的医生也“走穴”去做器官移植捞外快。广东卫视《社会纵横》节目就报导过一起非泌尿科的医生也都操刀换肾的医疗事故。

器官的短缺成为这个暴利行业的瓶颈。中共残暴迫害法轮功，便把被非法关押的数以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变成了人体器官的供体，当代最惨无人道的魔鬼“生意”就这样展开了。

第七，集中营成为活体器官的目标

在以上条件下，本来就有的的一套从劳教所、监狱到医院的器官交易体系，就把眼光放到了集中营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身上。为了钱，人们可以去贩卖人口，走私毒品，同样，金钱在苏家屯集中营这里成为根本性的催化剂。不同的是，走私毒品还有点犯罪感，而虐杀法轮功学员，却正好符合了中共及其江泽民集团想要铲除法轮功、急于发泄私愤的魔性心理。于是，一个由金钱暴利和暗中杀人相勾结的血腥犯罪系统就形成了。

过去，江泽民集团要用各种株连手法强迫各地警察去迫害法轮功，而苏家屯活体器官摘取牟取暴利的模式，却由巨大的经济利益自动把各个环节联系起来，共同残害法轮功，把“负担”变成了一本万利的“摇钱树”。可以想见，当江、罗“意外”的发现这一模式之后，一定更加主动的要求各方配合。

第八，道德良知的自我麻痹

要维持这个活体器官摘取流程系统，对各个环节的参与者都是巨大的良心挑战。但是，这里有一个环节与环节之间的自我麻痹效益来缓冲道德冲击。比如，对患者来讲，求生心切，他不愿去打听器官的供体，有就好，保命要紧；操刀的大夫，也假装不知器官的来源，不愿去承受那良心的拷问，有人把器官弄来，有病人躺在手术台上，做手术就行了；在第一线拿刀摘取器官的医生，他或者面对的是被折磨的快死的法轮功学员，或者想象是走火入魔者，或者认为是死刑犯，因此，杀一个是杀，杀几

个也是杀；而那些人性丧尽的恶警们，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做出来的。想想那个河北涿州恶警何雪健，竟当着另一个警察的面强奸跟自己母亲年龄一样大的老人；想想沈阳的高蓉蓉，美丽的面孔被毁的惨不忍睹，最后还是把她置于了死地……这些被江泽民集团训练得丧尽天良的恶棍们还有什么干不出来？还有什么良心可言？

第九，人们不相信有迫害，苏家屯集中营就是最好的证据

自迫害开始，法轮功学员就不断揭露江氏集团惨无人道的暴行，但是，很多人不相信，对这场迫害无动于衷。正是人们的这种“不信”，才加剧和怂恿了中共的人权侵犯，演变到摘取活体器官的骇人听闻的地步。

如果人们了解了今天共产党对法轮功的迫害升级过程，了解到监狱劳教所与医院早就存在的器官交易系统，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抹黑程度和导致人们对法轮功学员生命的漠视，了解到中共及其江氏集团的私愤和参与者们对金钱的追求，那么，苏家屯活体器官集中营，对人们来说，就并不是“惊天”，而是邪恶之大成的必然结果。

在这场暴行中，中共及其江泽民集团“满意”了，参与的“医生”和恶警“发财”了。

然而，人神共愤了！它们的末日不远了！

大痛无声 拷问良知

文 / 飞鸣

今天明慧网上刊登了证人关于苏家屯集中营活体割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惨案的更多证词。证人的前夫是一位外科医生，是集中营活体摘除器官的主刀医生之一，主要从事眼角膜摘除。法轮功学员被活体割取肝、肾、眼角膜等器官之后，被扔进由锅炉房改建的焚尸炉内焚尸灭迹。苏家屯集中营的操作从2001年就已开始，2002年达到高峰。有六千名法轮功学员被秘密关押该地，迄今无人生还。活体器官摘除和焚尸的惨烈，使证人前夫心灵备受煎熬，证人也因此而离婚。回忆此事，证人仍情绪激动，不能自己。

躺在手术台上的法轮功学员被割取器官时，已没有能力以惨叫表达他们悲惨至极的痛，可是这无声的痛却使主刀医生的良知备受拷问。这一罪恶五年前就已发生，可是罹难的法轮功学员的痛对外界来讲却一直无声无息，直到如今才被我们知晓，同时也在拷问我们的良知。

对此事表示怀疑的人应该检视自己的良知。中共历来的罪恶难道还少吗？这个邪恶的政权至少造成八千万中国人的死亡，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更是明目张胆的虐杀。恶党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无所不用其极，陈子秀被虐杀、高蓉蓉被毁容，大量的这类惨案在明慧网和其它网站上被报道。中共还要制造多少罪恶才能使你不再对中共抱有幻想？

当证人冒着巨大的风险把消息披露出来后，我们应该做的是立即呼吁国际社会的调查和制止，挽救仍面临危险的无辜的生命。西方社会中有BURDEN OF PROOF的问题，也就是谁负有举出证据的责任。以中共的罪恶累累和竭力掩盖封锁事实，指控中共的媒体或个人不负有任何道义上或法

的眼睛看后，用人的观念认为，我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但我没有。在别人眼睛里看到的，我所经历的人身迫害、痛苦、巨难的背后，我自己亲身感受到的是师父对弟子无比的珍惜呵护和洪大的慈悲。如果我那时被迫害死了，无论是咬烂的舌头还是腹中的水银，还是骨断筋折，都会让人想到是因为遭受的痛苦而去世了。但我没有，真的没有那么痛苦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我们不但要放下生死，对于生死的表面假相也要看穿悟透。

对于离世的同修，我们只能用常人对死亡、对被迫害而死的痛苦心态来看待他们吗？那么师父为什么要讲给我们那么多这方面的法理呢？当我们象常人一样的想这个问题时，会不会随之而来也生出了常人的各种人心，包括那种怕心，怕痛苦的死去？

这个泥巴的身体，我们珍惜他，是因为我们要用他在人中修炼，救度众生。除此之外，我们为什么要把他看的那么重？有的人看到这块泥巴在地球上消失了，甚至去那样的问师父，为什么这块泥巴没了？师父怎么保护的？我们的修炼是为了这块泥巴的完好无损而炼的吗？我们真正的生命是这块泥巴吗？我现在好象才明白，为什么第二讲就是开天目。是因为我们太相信这双肉眼了，师父希望我们从此以后要用真眼看世界，但我们直到现在，有的时候，还是相信这双肉眼，被它挡着，看不到背后的真相；被它迷惑着，生出很多的人心。但我没有责怪提问题的同修的意思，只是在法上交流。邪恶的旧势力安排上演了苏家屯集中营这邪恶至极的一幕，借口是什么？是否有一个借口是因为邪恶看到了，很多人太执著这个人身、这个泥巴身体了，不但执著自己的，还执著离世的同修的，并为此动摇了信师信法的正念，甚至对师父不敬。

我们都在讲要解体苏家屯的邪恶，让它立即解体！可是如果我们还抱着人的后天观念不放，用什么解体它？而当我们放下一切人的思想，人的观念，用真眼面对这一切！放下一切人的执著，苏家屯集中营魔窟，它凭什么还敢存在？！它凭什么还敢凌迟大法弟子的人身？！常人怕死，更惊恐凌迟，但我们修炼人什么都不怕！因为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是超常的，我们身上发生的一切也是超常的，都不是常人眼中看到、想象的那样。这人世间的真相，也不是我们自己用人的眼睛、人的思想去认识后而认为的那样。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邪恶迫害，其实我此时心里最痛苦而又不愿往下想的是师父为弟子的承受。让我们神的一面清醒吧！我们就做大法弟子应做的三件事，不依赖常人，心中不乱，不惊不怕，不迷不惑，坚如磐石！发出神的强大正念！邪恶必灭！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悟到的一点理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苏家屯事件曝光后，中共邪党的丑恶嘴脸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恶心，正义的声音象一柄柄闪光的利刃，剥开中共的一层层画皮，一个比纳粹更邪恶、残忍、歹毒的恶党形象展示在全人类的面前。因为没有廉耻、不懂人性、不解道义，这个恶党没有表现出一丝忏悔，更谈不上向人

了，那么可想而知会怎样，心里感觉很痛苦，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难以承受了。而这个感觉就是后天的观念：“被电击会很痛苦”。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这和那个“血流干了会死”的人有什么不同？但师父说：“人的感觉什么也不是”（《转法轮》）。后来有一次再被酷刑折磨时，我又完全用了人的抗争方式，用头撞窗台角，虽然恶警被镇住了，拳打脚踢后停止了迫害，但我那时只是做到了人的境界中的宁死不屈，而不是神的境界中的对迫害所展现出了佛法神通，用神的正念制止了邪恶。

那时是2000年初，很多法理不明，很多同修都受到了很大的迫害，现在不应该再那样了。我现在坚信，对于一个灭掉了人的一切观念的修炼人，他如果坚信自己在修炼中的巨大变化：血流干了也不会死，被打也不会疼，被电击也没感觉——那么他就会做到！

从魔窟出来以后，由于自身有漏（种种原因，在此不写了），身体遭受过两次很大的迫害，都是邪恶来取命的。一次是被迫害的神志不清，咬坏了舌头，鲜血将一条毛巾都打透了，我当时也不知道，神志不清中，将体温计中的水银全部吞下。后来醒了，身边一直有好几位同修在看护着我，帮我发正念。我服了剧毒却没有任何反应，舌头被咬烂了，却不觉得太疼，几天后就好了。我知道是师父为弟子承担了等于是全部的人身痛苦。如果是个常人，无论是吞下的水银还是咬烂的舌头，都会使这个人活活疼死。

还有一次，是我为避免被抓，从五楼跳到二楼顶上的水泥平台上，骨盆两处、脚一处骨折了，瘫痪了。被送去急救，医院要动手术，做骨牵，打钢板。我醒来后，坚决不接受任何治疗，将输液针头拔掉，坚决要求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炼功，每天除了学法炼功和睡眠外，几乎就是一刻不停的发正念，清除迫害我身体的一切邪恶！不到一个星期，骨折就全恢复了。再去拍片子，看到那个分开的骨头，恢复的一点痕迹也没有，天衣无缝。还要说的是，骨折后虽然痛苦过，但并没遭受很大的痛苦。只是因身体不能动，总是一个姿势的那种难受，难受的一宿未睡。常人看我觉的我很坚强，其实他们不知道，是师父为我承担了太多的人身的痛苦，那种骨折的剧痛，我并没自己承受。我告诉他们了，他们还是不大相信的表情。

有一次我切萝卜时，萝卜滚动了，我的小手指尖连同指甲几乎被刀齐切掉，只有一块皮连着，鲜血直流。我用手纸按住，稳了一下心，我想我是修炼人，不怕，也不用缝针，会长上的。我想另外空间的手没伤，这个空间的身体得听另外空间的身体的。那边不坏，这边也不能坏，小粒子还连着，这边大粒子很快就连上，我不存在感染问题。就这样一想，手指马上就不感到疼了，热乎乎的，没过几天就长上了，完好无损。我想师父要的就是我们无论大事，小事，就是要用神的思想问题，不再用人的思想问题。

我想告诉同修的是，我们是无比慈悲的、伟大的师尊的弟子，我们经历的一切都是超常的。在我没做好时，师父在为我承受了很多的魔难痛苦；在我有正念时，自己的功也保护了自己，那时我仿佛看到了师父欣慰的微笑。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常人永远也不会体会到，他们只会用人

律上的举证责任。把举证责任强加到指控方是故作理性者的智力和道德上的昏昧，客观上是为中共暴政开脱罪责，助中共残害民众。

对此事麻木不仁者应该检视自己的良知。中国人在中共的统治下，耳闻目睹了太多的不义和暴戾。中共的流氓暴政又使很多人感到无可奈何，进而随波逐流，趋利避害。在如今的中国，由于中共多年对人心的毒化，凶残的事情已很难激发人们的义愤，痛苦的遭遇已很难令人产生同情，反而让苟活者沾沾自喜于自己暂且的安稳。可是不要忘了，对一个人的不公正就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正。暴政今天施虐于他人，明天就会逞凶于你自己和你的至爱亲朋。今天你对别人的遭遇麻木不仁，明天别人对你的痛苦也会视而不见。

证人说，眼角膜活体摘除大都是两头——老人和小孩。这些年老人和孩子，难道不是我们的老人和孩子吗？人溺己溺，人痛我痛。苏醒我们的良知吧，发出我们的声音吧，为制止这场邪恶的迫害尽自己的一份力吧，为了因信仰而遭难的人，也为了我们所有人自己。

举证责任和媒体信誉

文 / 飞鸣

举证责任 (burden of proof) 的通俗解释是，谁提出什么主张，谁就应该拿出证据证明这个主张。如果一方指控另一方，那么指控方有责任提供证据证实这个指控。可是在现代文明社会里，有一些情况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指控一方如果有间接证据 (circumstantial evidence) 和线索就可以提出指控，而被控方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如果不能提出证据，则有理由认为被控方有错或有罪。

举证责任倒置通常适用于被控方有条件持有和垄断证据，如医疗事故中，患者可能没有足够的医疗知识和证据，但只要他在某个医院就医并受到伤害，就可以对这个医院提出指控。而医院有举证责任证明自己不对患者受到的伤害负责。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证监会对股市的监督。证监会只要有间接证据证明某个上市公司违规，就可以提出指控，而被控的公司必须提供证据证明自己没有上下其手，没有骗取中小股民的钱财。

举证责任倒置在这些情况下是符合道德和正义的，这是在文明社会中防止权势团体对弱势者如患者或者小股民的伤害和掠夺。而对于中共这样一个残民以逞、封杀信息的强权暴政，举证责任倒置更是道义上的必需的原则。

在对苏家屯事件的曝光中，明慧网如实、迅速的报道了证人的证词，这已经构成了有力的间接证据，所以举证责任已经不再属于明慧网。人们如果要求提供直接证据，如照片或实物，那么这个要求也不应该指向明慧网，而应指向中共政权。中共霸占了所有的资源，竭力掩盖事实，封锁消息，动辄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加害于向境外提供信息的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明慧网负担举证责任是不理智、不道德的。

明慧网视自己的信誉为生命，对刊登的消息努力进行核实。此次苏家屯事件中证人指出仍然有很多人面临危险，如果明慧网要等到确凿的物证

再进行报道，那么很有可能面临危险的人已经失去了生命。在这种情况下，明慧网必须如实、迅速的报道证人的证词，并要求国际社会即时对此事展开调查。这是一个负责任的媒体的做法。

有人可能会问，万一这个消息不完全准确怎么办？岂不影响明慧的信誉？我要反问，如果这个消息完全准确怎么办？如果明慧为了自己的所谓“信誉”而延误救人的时机，那么面临危险的人失去生命怎么办？为了一己的所谓“信誉”而置他人生死于不顾，这样的媒体是不是不道德的媒体？一个没有道德的媒体谈何“信誉”？

爱护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们和朋友们不要太担心明慧网的信誉。资源人力非常有限的明慧网一直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在做，而没有任何权谋利益和沽名钓誉的考量，但求问心无愧，公道自在人心。

人命关天，生死之际，一个负责任的媒体不应坐等证据而延误时机。当年二战时西方媒体和政府无法报道和调查纳粹集中营的惨绝人寰，而今天这些媒体和政府却在漠视同样的罪恶，我们有责任唤醒他们的良知。

弟子切磋

天目曾看到的“苏家屯”

文 / 台湾大法弟子

记得在2001年刚得法的一个夜晚，下班后学完法就在床上睡着了，梦中的我被一个神带到了中国大陆，只见乌云密布，不久便到达一栋建筑物的上空。只见密度很大的、黑压压的一片罩在上面，一层又一层的妖魔鬼怪像空气一样罩在这栋建筑物的四面八方，建筑物的外面停有好多辆的救护车与警车，里面不断的传出阵阵凄惨的哀嚎声，此时我看到里面许多人被打得半死，有一些人身上穿的不是监狱的衣服，而是印有“法轮大法”、“真善忍”字样的衣服或T恤。

叫声最犀利的房间内有两个医生、两个护士及一个恶警，它们正在强掳一位男学员，并联手将他绑在一个手术台上。学员身上有一些被殴打的外伤，但他仍然跟恶警医生们讲真相，然而它们都不理不睬，就直接用剪刀将T恤剪开，很快速的用手术刀将整个肚皮剖开，刀子从胸口一直切到腹部，只听到哀叫声由大渐小，看到医生不断的将学员的内脏取出，肝脏、肾脏、胃……，手术台上、地上到处都是溅射出的血迹，真是惨不忍睹，这里的医生与护士就象屠宰场里的屠夫一样，太可怕了，真是个人间炼狱。

很快的，它们将这位学员的内脏器官装进了不同的保鲜盒罐内，上面还贴了标签，分别卖给不同的医院单位。医生护士本来应是在医院行医救人命的，而在这里却在杀人卖器官牟取暴利，如同一旁的恶警一样在变本加厉的迫害学员致死，直是丧尽天良，人性全无。这时我看见它们笑容的背后，原来是有许多的妖魔、邪灵、黑手、烂鬼在控制着它们，所以它们才敢对大法弟子行恶迫害。这些邪恶长的很丑陋，有的头上有两只

现在我振作起来了，头脑清醒的发正念清除解体邪恶。在这件事上，是邪恶的旧势力以所谓的对大法弟子的检验所安排的最邪恶至极的魔鬼表演，其血腥残暴、残忍惨烈达到了人类社会、人的思想所难想象的、难以承受的登峰造极的地步。邪恶干尽了坏事的借口就是所谓的检验，干到了这一步的借口还是检验，检验大法弟子对师、对法的坚定与正信，虽然它们是垃圾，根本就不配检验谁。我们一直在说要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当我们的思想在这件事情上发现有邪恶的干扰时，我们要向内心深处找找自己的心，在信师信法上到底有多坚定，真的坚如磐石了吗？真的金刚无漏了吗？我们不是在这迫害之中修炼，但邪恶的迫害发生了，我们要否定它，解体它，首先要看一下自己的心。如果我们此时的心是无漏的，它立即解体！如果我们有漏，就会使魔难变的复杂化，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

面对苏家屯集中营的割杀、屠戮、血腥、死亡，常人的反应是震惊、惊恐，我们想的是什么？

我是96年得法，是快40岁的女弟子，在此整理了一下我对此事的心中所想。我想，如果我心里首先想的是希望美国、联合国、某些正义人士等站出来快点去制止，有依赖心，这就是漏。这颗心其实也是此时作为大法弟子的耻辱。他们当然应当去做，但他们做了什么，是因为我们大法弟子正念正行，为他们铺出了路。所以我没去想常人应做什么，我知道自己应做什么，常人即使什么也不做，我们也不会彷徨失落，因为我们没将解体邪恶的希望落在常人的身上。我们曝光邪恶的目的地是解体邪恶，唤醒众生的正义良知，帮助世人认清恶党，与恶党决裂，目的是为了救度众生。

还有，面对苏家屯集中营中被害同修的惨烈离世，是否有人心中迷惑，动摇了信师信法的坚定正念？我想通过自己以前的亲身经历，见证生死魔难中师父的洪大慈悲。

我想说，师父一直在保护着每个弟子，即使是没做好的弟子，师父也为弟子承担了无数的人身的苦难。是我们人的这双眼睛将我们欺骗，人的观念将我们障碍。很多的怕心，是我们被表面的人的后天观念带动而产生的。就象《转法轮》中那个眼睛被蒙上的人，划了他手腕一下，让他听自来水的滴嗒声，他一会儿就死了。是他自己的精神导致了死亡，也是他的后天观念导致了死亡，他的后天观念是：血流干了会死。如果是一个没有形成后天观念的小孩，将他的眼睛蒙上，划一下他的手腕，放自来水让他听，他会死吗？他说不定会觉得好玩的笑得直打滚，根本就不会死。同样，当我们也有这样的后天观念迟迟不去时，我们就会遭到邪恶的反复迫害，甚至看起来魔难很大。

对于这个人身，人的观念是“被打就会疼”，那么就会被打且感到疼；“怕酷刑”，那么就会来酷刑；“酷刑中也许会承受不了”，那么就感到越来越痛苦，真的承受不下去了。那么对于这个人身的这些后天观念，是到了应该去掉它的时候了。我曾经历过感觉很漫长的电击酷刑，开始时我没怕，并没有感到有多痛苦，后来是那种恐怖的气氛，闻到焦糊味，看到如毒蛇吐芯般的蓝光打到自己身上的刺激，耳边听到的是噼里啪啦的电击声，因为快一个小时了，我被铐在铁床栏杆上，在地上翻滚，我后来想：什么时候是个头儿？这颗心一起来，就是人的后天观念起来

同修们，快清醒过来吧，不要被后天观念迷住你先天纯真的本性，不要再用人心的来衡量大法，那是无法衡量的。我们有不理解的地方不要紧，不要想它，多学法，提高自己的心性，境界的升华，一切解不开的问题都会明白，那一层法理就会展现在你面前。千万不要怀疑大法，对师父不敬，那样旧势力会毁了你们。“旧势力它们虽然左右着这件事情，想要按照它们的做，你们知道吗？旧势力的一切生命对我佩服得是五体投地的！”

（鼓掌）它们虽然给我正法制造了一些个障碍，可是它们却从来不是直接针对我干什么坏事，因为它们是尊敬我的。（鼓掌，再鼓掌）所以对我们有些学员哪，一时糊涂，心态不正，你们想一想，你们一旦对我不敬的时候，旧势力就会下狠手，它们认为这人太坏了。当然它们绝不是马上就消灭了你，它们会引导着你们，叫你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假象，使你的心越来越不正，叫你的心对师父魔变，把你们引上邪路，从而叫你们犯了那么大的罪。”（《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写到此，我想到了平时还有的学员对师父要求的改字不理解，公然说出一些很不敬的话来。同修啊，改字的过程是师父正法过程的部份体现，怎么能用过去旧宇宙的理来评判呢？如果按照我们的理来决定怎样做合适，那么是我们在正法，还是师父在正法呢？还有的学员认为总这样改会使部份学员误解，变得不信了。我想问，是大法在圆容我们的标准，还是我们去同化大法？正法中怎么能因为个别学员的悟性跟不上，而停止正法进程，降低法的标准呢？是真金，一个都落不下。

同修们，正法的进程越来越快，如果到结束那一天，我们这种不正确的后天观念还不去除，对师尊没有百分之百的正信，那么等待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想过吗？那些到目前因为缺乏对师尊的正信而一手抓着人不放，一手抓着佛不放的同修，真的应该警醒了。当大法的真相展现人间时，后悔也晚了。珍惜这万古难遇的机缘吧，抓紧时间兑现我们的使命，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因为曾跟随伟大的师尊正法而成为宇宙中最荣耀的生命。

层次所限，个人所悟有不对的地方还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人身痛苦巨难想到洪大的师恩

文 / 大陆辽宁大法弟子

苏家屯集中营的魔鬼兽行被揭露出来后，其灭绝人性，旷古惨烈，骇人听闻，举世震惊。此事对我们大法弟子的心灵也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我初次看到有内部人士揭露时，震惊之余，不去往下想，心里希望这个消息是错的，但紧跟下来一天天的报道，将我的希望彻底打碎。当我看到对证人的采访报道时，我的心掉进了痛苦的深渊，我感到身体由里到外在颤抖着看着那篇采访，不是怕，是悲愤和受到了巨大的心灵上的刺激。

第二天，我食水未进，我虽然照旧做着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将揭露苏家屯集中营的惊天罪恶的真相做出来，发出去，但我头几天的精神是有点恍惚的，时常流泪。我对身边的同修说，我受刺激了，是最大的一次。我说这话的时候，和一个善良的常人在听到这件事情后的反应没什么两样。

角、一条尾巴，有的像很多种动物、昆虫拼在一起的妖怪，很恶心！

这位男学员在断气前叫了一声“师——父！”此时，天空忽然射下一道金光，冲破重重密布的邪恶黑云，射到了房间内，身穿白色袈裟的师父法身直接把这位学员的元神抱进了怀里，顺着从天而降的金光，飞向天际，慢慢的这位学员张开了双眼，衣服也变成了白色的袈裟，像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女孩，与师父的法身一起飞上天空中白色巨大闪着七彩光芒的法船，上面许多的大陆同修及诸天神佛都在迎接他。

后来我从梦中惊醒，总觉的似真似假，梦中的学员长的跟我很像，当他被虐杀时的痛我能清楚感受到，当时的我只觉的是一场恶梦，后来到附近的炼功点，辅导员才告诉我大陆有许多学员被中共流氓政权迫害，我这时才了解到，也许我梦中看到的事情应该是真实的，但这事就放在心里没敢讲出来。一直到最近苏家屯事件曝光，才让我又回想到2001年梦中所见的真实画面。

衷心希望大家齐心协力，共同营救那里的大法弟子。让他们早日脱离魔窟！

以上仅为个人层次所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

文 / 美国大法弟子

刚听到苏家屯集中营内幕时，我的心情真可以用“震怒”和“剧痛”来形容，几天来心都在极度痛苦中——中共何止是穿着官衣的土匪，简直就是披着人皮的魔鬼！

稍微冷静下来以后，去学法和向内修，我想到：

神是慈悲的，也是没有人的情的。但神不象常人想的那样，象木头一样不说不笑。很多同修不都见过师父的法像上眼睛微笑的样子吗？师父经文中还写过：“这万古大罪，这恶贯满穹宇的大罪，使众大穹一切神都震怒了！”（《向世间转轮》）神也会怒。当用人的词语表达神时，并不是神是被人情带动了、和人一样的出发点和状态，那样不理智、不慈悲、愤怒争斗，用过激的语言、行为等等。是从正法的标准上，纯正同化法的同时，清楚理性的看到那些对法的犯罪，维护正法、铲除邪恶、救度众生等方面金刚不动。

还有的同修被这残忍的事实吓住了，这种恐惧并不一定能达到动摇修炼大法的决心，但内心深处最微小的一次战栗和颤抖也是为邪恶提供生存的理由和空间。旧势力对人类的恐惧训练，并不仅仅表现在中共窃权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和屠杀，几千年来，旧势力干扰的历史，表现出所谓“好人无好报”，一个个忠义人杰被杀害，如：韩信、岳飞、于谦等，使众生在苦和迷中不敢再有正信。到这一次宇宙在正法时，师父讲“正法必成，大法弟子必成”（《在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上的讲话》），那每一个被人情和观念带动的、对残忍的恐惧，不就是向邪恶倾斜吗？如何是信师信法？连大魔头都是师父叫它发狂它就狂，邪恶再疯狂，能蹦出师父的手心吗？被假现实和常人心迷住了眼才怕，学法能破此迷。

有些同修产生了仇恨的心理，在电视报道中我也看到了“发出怒吼”这样的词句来形容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可就在同修这样的活动旁边步行两分钟的地方，同修的汽车就被中共流氓给砸了。那么同修的正念之场到底有多强大呢？师父在《正念制止行恶》中讲：“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著、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念出即刻见效。”在“真善忍”正法理的制约下，越把现实看得实，越被限制在宇宙空间的低层。我们修好的一面、神的正念因没修好的一面人的执著而发挥不出来。去除了这些人心，才能符合法，在人间建立起稳定强大的正念之场。

可是，为什么允许苏家屯这样的事情发生呢？

其实，许多被非法关押过的同修都体会过，中共毁灭人的办法，真是集古今中外邪恶之大全。被控制大脑的那些邪悟者，其真正的生命有的都不能再回到正法中来。但他（她）们在人这一层的表面上，却没有象在苏家屯集中营里活体被摘除器官焚烧那样残忍的对待，但其真正的生命却是被极其阴毒的杀死了、被彻底的毁灭了。这是从生命的本质上讲。

师父说过：“大家要更加做好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放下执著，不要用人心的看待大法弟子必须认清的迫害与迫害我们的邪党的真面目。”（《新年问候》）师父还说：“也就是说正法和大法弟子修炼都是必成的真实事实了。事最后还没有做完，对于个人修炼来讲，每一步可能都是每个大法弟子能不能圆满的关键。我想不管最后到什么成度，干扰再大，或者正法中使你们自己完全明白了，也要堂堂正正的修炼，不要受任何正反两方面事情的干扰，千万不要被形势带来的转机或者出现的什么形势干扰。”（《美西国际法会讲法》）

前一段时间，国内维权人士自发接力绝食，有些学员很兴奋，觉得太好了，全民反迫害开始了。一跃而起，积极投入。不是事情不可以做或者去宣传这些，而是以一个什么心态？现在苏家屯集中营内幕曝光，血腥残忍到超过人的承受力，有人一下子被吓蔫了，对正法在心底又产生种种疑问和怀疑。

如此深刻的触及大范围的学员的人心，这本身还不值得所有学员都去思考吗？这甚至都不单单是个人的问题了，大范围的人心浮动一定很容易人为的在正法中制造魔难。越早悟道，越修得纯正，证实法的路走得就越稳健。

师父《向世间转轮》等几篇经文出来后，我看见学员的严正声明和三退声明每天激烈的增加，心里不知是喜是悲。为什么我们自己不能从学法和向内修中正悟，跟上正法进程，非得等讲明白了才赶紧追着去做呢？

大家都来积极曝光苏家屯集中营的残酷血腥，用这残酷的消息来震醒各国政府和迄今为止仍在为了金钱利益向中共出卖良心的那些团体与个人吧！邪恶迫害将在阳光下被解体，对覆灭前的中共恶党的打击将是致命的。

我们如何理智深刻的、从正念上认识正法的形势？还是要等师父讲明再悟、再做？

前一段学法，又一次象是第一 次那么清晰的理解了法理，清楚的

如此迫害？为什么不保护他们呢？师父不是不承认这场迫害吗？怎么还允许这样残酷的迫害发生……种种出自于人心的疑问在同修心中划上了问号，由不理解渐渐的发展到对师父的怀疑，有时提出的问题真的是对师父的很大不敬。对于同修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心真的很难过。想到师父默默的为我们承受了那么多，却还有弟子在自己对某些问题的本质看不透时就质问师父，我真的很痛心。

同修啊，为什么就不能放弃人的后天观念，放弃人中变异的理，真正的站在法上悟一悟修炼路上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呢？对于苏家屯事件，我从个人目前所在的层次理解，那些遭受如此残酷迫害的同修有历史上的原因，也有自身的原因。就历史上的原因来说，我们为得此大法，经历了层层下走，轮回转世的过程，历经了数千年、万年……其间我们有过开创历史的辉煌，但也干过很多坏事，造下了很大的罪业。如果不是我们今天有幸得此大法，师父为我们还业，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还在世上。

师父在《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今天的人类呀，其实不是因为正法，早就毁掉了，人类的思想标准已经在地狱以下了，是因为正法，我赎了三界内一切众生的罪。（鼓掌）那么大家想想，就我们学员而论，我当初等于是从地狱把你们捞起来的。（鼓掌）我真的替你们承担了你们犯下的千百年的罪，不止是这样，我因此还要把你们度成神。在这过程中，我对你们费尽了苦心，同时呢，因为你们要成为那么高的神，我就要给予你们那么高神的荣耀和你们那么高层次上所具备的一切福分。”

重温师尊这段讲法，更能深刻感受到师父的慈悲。试问，如果说生生世世我们欠下了无数条命，师父已经无偿的为我们还了很多，这世只让你还一条命，你还不情愿吗？是不是把自己的命看的比师父的承受还重呢？（当然，如果弟子真能做得那么正，全盘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这一条命也不应被邪恶夺走）为了替我们还业，当师父的身体里已经被灌进了无数碗的毒药时，我们还要要求师父：为什么不能再替我们喝一碗毒药呢？难道我们自己不愿承受痛苦，就忍心看师父为我们承受痛苦吗？师父替弟子消业，是师父的洪大慈悲，而不是理所应当的。做弟子的又怎能在自己承受与那天大的罪业无法相比的痛苦时埋怨师父呢？

就被迫害死的学员而言，很可能有历史上的原因，也可能是部份学员魔难大一些。师父讲过在正法中是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我个人理解，师父说的不承认这场迫害，是指不承认旧势力在正法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利用学员有业力加以考验迫害修炼人。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一切都无法与正法的需要相比，所以师父才不允许旧势力用以前个人修炼的标准来考验学员，干扰救度众生。那么说作为弟子来讲，也得真的按师父所说的做好三件事，化解了历史上的恩怨，才是真正的否定迫害，不承认迫害，圆容师父所要的。而不是师父一句不承认旧势力的考验，我们就无条件的不应该出现这个、那个事了。出现了，就不理解了，就问师父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修炼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很多方面做的很好了，从来对师父对法没有二心，但在破除旧势力方面，没悟透，可能仍旧会落入旧势力的某项安排中。大法弟子如果真能全面的做好师父对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要求的三件事，看一看又 是怎样一番景象？

命的升华、救度众生和在新宇宙中有个美好的未来更重要、更值得的呢？

一个修炼人是否对修炼“坚定”，这不是常人中的一个单薄绝对的概念，好象说你看看这张纸是黑还是白？黑就是黑、白就是白。信号灯是红还是绿？红灯就是红灯，绿灯就是绿灯。修炼不是这么简单的，要比常人层面的任何事情所包含的因素和道理都复杂的多。

大法修炼弟子人数众多，这些年来，这位同修这类的艰辛经历并不是只有几例、几十例。从他们的经历中，我看到了坚定、看到了苦恼和彷徨、看到了突破、也看到了遗憾，也更确信：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想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就一定要坚定程度高了再高的坚定到底，没有其它选择。也就是说，不管难大难小，在每一件事面前，都要求自己达到最坚定的成度，不允许任何怀疑和疑惑挡住自己的路，才能彻底解体旧势力针对自己的安排。需要强调的是，“没能最后破除旧势力的安排”，只是影响层次而不影响圆满这个大局，因为本质的东西修出来了、得到了，这和修炼半途而废、或者没完全放弃修炼但不敢做三件事的人是有天壤之别的，因为性质不同。

历史上很多正信坚定的基督徒被当众喂狮子、活活撕咬致死、活活乱箭穿死，但他们在死亡的考验面前做到了他们能认识到的最坚定，视死如归，因此生命都得到了纯净与升华，走过了历史的一幕又一幕，直到今天荣幸的在正法中和师父重逢，现在当初那些坚定的信徒很多人都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当中。这些人只要按照师父做好三件事的要求修下去，必将得到师父为我们准备的最殊胜、最美好的未来。那么今天我们修的是大法，大法能善解一切、解体一切邪恶，包括旧势力的安排，前提是我们修炼人自己有足够的正信、足够的正念、足够的坚定。邪恶是什么？是恶魔，是地狱中的渣滓，别看它们能做出血腥的表演，但那长不了，因为它们注定要被淘汰的，是注定要在不久的将来偿还它们今天对大法弟子所欠下的一切的。让我们都抛弃常人的思考方式吧，振奋起来、行动起来，加大力度揭露邪恶、讲清真相！

放下人心、放下彷徨和疑惑，无论发生什么，我们义无反顾的坚定的走下去，让大法给我们的正念越来越强大充实，我们就能在正法修炼之路上走入最后的辉煌！这是一定的。

就部份同修动摇对师父的正信所想到的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最近苏家屯秘密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曝光后，引起了海内外人士的强烈关注，在大法弟子中反响也很大。绝大多数大法弟子听到此事件后，都能积极的通过讲真相、发正念等方式揭露和解体迫害，营救同修、救度世人。但是也有部份学员却在此事件上认识模糊，动摇了对大法与师父的正信，产生了不正确思想。究其原因还是不能从法理上认识这场迫害，而是用人理来看待修炼。

看到苏家屯集中营如此残忍的迫害大法弟子时，部份同修的人心被带动，觉得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太无人性了，师父怎么能看着大法弟子遭受

如同摆在字面上一样。内心通透，思想明净、纯正、清净，整个人好似脱掉了一层沉重的外壳，清爽、舒心、内心淡淡的喜悦。

以上记下的是近期的思考，现阶段的认识，肯定有局限，不足之处欢迎纠正。

也谈如何正念认识苏家屯事件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苏家屯集中营”事件曝光后，一些学员对此产生置疑，一是从人数上说，很多地方学员都表示没有那么多失踪；二是从法理上说，似乎不应该发生这么大规模的惨烈迫害，而且都发生在坚定的大法弟子身上。就此问题谈一下自己的认识，不妥之处请指正。

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我们修炼人来讲，是个涉及根本的严肃问题，说严重一点，其实就是对师父能不能坚信，对法能不能坚定的问题。如何正念对待这个问题是我们做好揭露邪恶、反迫害、营救同修和更广泛的救度世人的前提。如果从数字上去想问题，是感性上的理解问题，依赖于脑中存储的信息、眼睛看到的眼见为实来判断事物，这本身就是有限的，不是全面、全方位的，我们每一人的视野和所接触的人和事物都是有限的。世界上所有的浩劫，其罪恶刚刚被人揭露时，都是信息不完全的，因为邪恶在阴险狡诈的掩盖着，况且这么多年，我们在这方面没有用心，心里没底，脑中有多少信息储存，就会有这种感觉。

可我们毕竟是大法弟子，不会从感觉去认识事物，从法理上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师父讲了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手段阴险毒辣是集古今中外之大全，历史上也出现过，很多大法弟子都经受过那样的磨难，这次正法旧势力同样做了这样的安排，我相信它安排的迫害比这还要惨烈，是师父已经消减到大法弟子能够承受的现在这种成度，可是事情发生了，我们还是承受不住，还是接受不了。难道我们不相信邪恶有这么邪吗？

有人知道这是旧势力的安排，但不明白神为什么准许它的出现，说这么坚定的大法弟子不应该承受这些。这个问题我想从两方面谈一下。

先要看自己，衡量一下我们自己做的怎样，我们不能向外求。人世间发生的任何事都不是偶然的，“你们才是历史这个时期的主角，当前无论邪恶还是正神，都是为你们存在的。”出现问题，我们不能退出主角，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上去评论，它的出现在某些方面来讲，是不是由于我们没做到金刚不破。

出现的这个磨难，我们是不承认它。怎么不承认？不是嘴上说了就算的。我们大法弟子是人间的助师正法神，如果做的正，在这个世上应该是我们说了算，“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洪吟（二）》）师父赋予我们一切能力，大法具足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如果整体做的好，完全可以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出现这样的迫害，这不仅仅是这6000人的问题、个别地区的问题，是我们整体的问题，我想每一个人都在其中。师父讲过，如果有一个大法弟子发正念真做到那么正、那么纯净，邪恶瞬间彻底解体。我们修到那儿了吗？

想一想我们自己，正法到了今天，每个同修在不同的境界中可能做的都有些不尽人意，给师父正法加大了难度，使邪恶因素不能清除，迫害结束不了，才出现丢了这么多同修，几年来他们遭受残酷的迫害，我们却不知道。虽然有他们个人的因素，也有我们的责任。这些人可能分布在全国各地，发生在我们身边，也可能6000人中我们一个也不认识，但这都不是我们没做好的理由，我们可以用很多客观原因搪塞我们的不足，也可以从此事中发现自己和整体的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真的不能只顾自己了，我们修炼的形式虽然是大道无形，在回归的路上，我们也要清点一下我们的人数，看看谁没跟上拉一把，谁摔倒了扶一下，放下自我，每个人都去关心别人。我们心系众生，讲真象救度他们，大法弟子更应该相互关心帮助，更应该相互珍惜，这样形成一体，圆容不破，共同精进。不管以前怎么样，到现在我们就不该再去外求了，我们真的应该沉思一下，想想我们自己了。

我们不承认这场迫害，不承认旧势力的存在与安排，但它毕竟干了它们所干的，我们怎样在否定它们的迫害中做我们应该做的，成千上万的坚定的大法弟子不都是从这魔难中走过来了吗？“在最严酷的迫害下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没有被吓倒，走过来了，反而炼就的成熟了。实际上你们回过头来看一看，这场迫害好象是无序的，形势的变化、不同情况的出现，不全是有目地的吗？无论是师父的愿望还是旧势力的左右，不就是以最后大法弟子的炼成、邪恶解体为目地的吗？这一切能是无序的吗？”

（《旧金山讲法》）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为大法而存在的，我们也不能从表面单一的去认识这个问题。这个魔难出现了，迫害发生了，大法弟子从迫害事件，找到我们的问题，提高上来；利用这种迫害揭露邪恶，让世人看清邪恶残暴丑陋的嘴脸，更广泛的救度世人，必让邪恶所干的每一件事都成为丑事、败事。

再有需要我们搞清一个根本的问题，就是修炼人看问题与人的理是相反的，我们看问题衡量事物要按正理。当魔难超出我们难以想象的负荷时，看看我们的心态，每一件事情的发生都可能触及到那不属于我们的观念，就不干了吗？就不平了吗？就去外求置疑吗？我们在置疑谁呢？我们看到同修遭受那么大的苦难，可是我们想到没有，真正承担比这巨大多少倍苦难的是师父。一个要出现脑血栓症状的人，师父为消减他的业力就得喝一碗毒药，只让他承受他能够承受的那么一点脑血栓的症状，他却不干了，自己不悟，还说学大法出偏了。那么今天这种置疑是不是也认为出偏了呢？一个脑血栓的魔难我们能理解，他在我们的承受范围之内，可这6000人遭受这无法接受的大规模的惨烈迫害，这超出我们能想象的、能够容纳的，我们的心在哭泣，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难就和我们受难一样。可是我们还应想到，师父为此将付出多少？师父的承受是巨大的。

有的同修觉得自己心态也不象现在社会上常人那样，是在证实法，救度众生，遇到魔难，也很坚定，为什么还走不出魔难，还在遭受迫害？这有旧势力的安排，还有很多复杂的多方面因素，但只要我们正念正行，达到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要求标准，能够提高上来，也就破除那一层次旧势力的安排，宇宙制约力对你不起作用了。法在不同层次对我们都有标

准要求，假如你该提高到第六层次了，自己却长期在第三层次上的标准做事，提高不上去，积攒很多难也过不去，每一次魔难都是让我们提高的，不会叫你在同一层次一次次的过关，没有那个时间。在魔难中我们不能升华上来，那么高于你层次的一切神看你就是个常人，旧势力的因素就会起作用，就会给师父正法带来难度。

所以这6000名同修的迫害，从某方面讲也是对我们整体来的，对我们每一个同修来的。我们应该清除的邪恶没有清除掉，该救度的众生还没明白，学员之间还有间隔，没能形成整体，这么长时间，我们没能想起他们，更谈不到关心和帮助，才得以使邪恶如此疯狂。要否定它，全盘的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坚信师父，坚定在法上，破除阻碍证实法、救度众生的一切观念，正念正行，销毁旧势力安排的机制，使旧势力转动的盘子在我们身上不起作用，走师父安排的路。

说说坚定和破除旧势力安排

文 / 悠远

苏家屯集中营被揭露出来后，部份同修对迫害的规模和血腥程度既感到震惊，又感到难以置信，觉的这样的迫害怎么会发生在坚定的大法弟子身上。

这让我想起一位同修的故事。这位同修是99年邪恶迫害大法一开始，他就不断出来上访，不但自己去北京，还发动其他学员一起去，表现的也是很理智的，并不是为了求个人圆满的那一类。吃了很多苦。一次次被抓，对大法和师父从无二心。到了某个阶段，很长时间没有了消息。再出现时，说某次被抓时，邪恶把抓到的大法弟子一个一个严刑拷问，他是被排在最后的几个人之一。当时在那种残暴场面下，他想到的是，那么残酷的拷问，自己多半也承受不住，承受不住如果说出任何对同修、对大法、对师父不义的话来，就是天大的罪过，是自己绝对不愿意做的。他觉的自己能坚持和必须坚持的就是绝不背叛师父和大法，但迫害漫长、自己又看不到如何超越。当时他想到了冒险逃走，于是从三楼上跳下去，摔坏了双足。……又吃了很多的苦，因为法理认识上没有突破，精神压力也很大。他清楚的知道作为大法弟子应该继续走出去讲真相，但又担心自己承受不住邪恶的残酷迫害，认为如果承受不住反而把以前的修炼成果付之东流、更对不起大法（这是当时他们的认识）；那段时间有一批学员也有和他类似的想法，他觉的自己认识不清，所以也很难做其他学员的工作。……伤好之后，这位同修继续做真相资料工作和讲真相。就这样被抓被放多次，每次被抓都受到残酷的虐待和折磨，身体损伤很大，但他放出来一恢复就继续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因此被邪恶视为眼中钉。最终，又被抓了。

现在这位同修的名字就在明慧网上因坚持修炼而被迫害致死的大法弟子名单当中。我知道因为他一直都在修炼中、在作为大法弟子讲真相、反迫害，所以即便留下了“未能最终突破旧势力安排的结局”这个遗憾，但他现在一定有个很好的位置，因为他在信师信法中作为正法弟子所做的一切绝不会白做。而在正法时期这个极其关键的历史时刻，还有什么比生